## 王之剑

一

昏黄的圆月映出周围的乌云，天空没有一颗星。圆月时常被乌云遮蔽，整座城忽而暗，忽而更暗。

在最暗的一刻，一道黑影宛如猎豹，以极快的速度穿过开阔的街道，避开巡夜的士兵们，钻进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巷。小巷两边是望不到尽头的高墙，黑影蹲在墙下缓了几口气后，彻底融入了黑暗。

巡夜的士兵们打着火把匆匆而过。更夫敲着梆子渐渐走近，又渐渐走远了。

黑影悄悄走到巷口张望了几眼，街道空无一人，远处传来几声狗吠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纵身一跃，快速爬上高墙，蹲在墙头向院里张望。院里空旷寂静，北面的堂屋里跳动着灯火，两个彪形大汉守在堂屋前。黑影等待片刻，趁乌云掩月之际缓缓向北移动，在厢房附近跳进了院里。他像兔子一样俯身疾行，穿过厢房，越过栅栏，通过角门，绕到堂屋后面。堂屋后面有一扇窗开着，屋里传出两个苍老的声音。

“……既然已安排妥善，那等大王出城之后，我们便从西门出城，绕路往南。”

“不可！城西有军队驻扎，若从西边绕路走，我们必为军队所发觉。”

“城西何时也驻扎了军队？未曾听闻同僚说起啊！”

“我也是下午回来时，听菜市附近的百姓们议论才得知的，想必刚驻扎不久。”

“那如何是好？”

“从北门出城，绕路往东，再往南，日夜兼程。只要出了国境，便再无顾忌。”

“唉！也只能如此了。只是大王明日在东郊设宴，我们得……”

黑影伸出手指，在舌尖上蘸了口水，轻轻捅破窗纸，往屋里偷窥。两个穿着锦绣长袍的老丈坐在茶几旁，指着茶几上的羊皮地图，正在低声交谈。黑影蹲下身，悄悄挪到那扇开着的窗下，拔出绑在小腿上的五把飞刀。他调整好姿势，瞬间起身，向屋里射出一把飞刀。一个老丈随即扑通倒地，鲜血开始在他的胸口漫延。另一个老丈大惊失色，急忙起身逃跑。黑影再次射出飞刀。老丈慌忙弯下腰，飞刀从他的头顶一闪而过，咚的一声钉在了旁边的梨木屏风上。他几步冲到门口，开门往外跑，“有刺——”话未说完，一把飞刀如迅电一般深深刺入他的颈后。他一个踉跄，仆倒在地，没了声息。

黑影立刻掉头逃跑，刚跑几步，身后忽然一声熊吼：“恶贼休走！”一个彪形大汉紧握长棍，从窗里飞跃而出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来。他眼里烧着火，头顶冒着气，脚下卷着风，身上鼓起的肌肉宛如钢铁，撑得麻布衫丝丝作响，裂开几道口子。黑影眼神一凛，两把飞刀同时射出。大汉侧身躲避并挥动长棍，一把飞刀噔的一声落地，另一把飞刀从他身旁飞过，划伤了他的左臂。黑影慢慢后退，左手抽出挎在腰后的刀，右手伸进上衣口袋。大汉大步急进，双手向后一拉，身体如弓，长棍似箭，猛然刺向黑影。黑影连退三步，右手往前一挥，石灰粉瞬间化作一团白雾，扑向大汉，弥漫四周。大汉迅速闭眼，双手转动长棍，一边搅散白雾，一边快步向前。黑影抓住时机，在长棍下落之时，举刀劈向大汉的额头。大汉忽然睁眼，手腕一抖，长棍上挑，棍头随即击中刀刃。黑影只觉得手腕一阵酸麻，紧握的刀险些脱手。大汉顺势下劈，棍头正好击中他的右肩。黑影只觉得一阵剧痛，右臂好像脱臼了，他急忙虚晃一刀，趁大汉后退躲避之际，转身逃跑。大汉举起长棍，往前追了一段路后，忽然觉得左臂渐渐使不出力气。他停下脚步，低头看着左臂上正在渗血的伤口，“不好，飞刀上有毒！”他浑身冒出冷汗，双腿有些发软。他右手拄着长棍，慢慢坐下，像一头公牛一样，鼻孔喘着粗气。

乌云缓缓遮蔽圆月。四周一片寂静，黑影已消失在黑夜。

二

夯实的黄土路上，仪仗队开路，两队手持长戟的骑兵护送着一辆由六匹白马拉的宝辇缓缓前行。大王头戴金冠，身穿黄色龙袍，端坐在宝辇上，观赏着郊外的风景。

前面不远处是一个村庄，许多破旧的茅屋错列在大路两旁。村民们看到仪仗队后，连忙让路，在路旁跪拜。他们个个面黄肌瘦，穿着有补丁的粗麻衣，跪拜的瞬间像是被风摧折的枯草。大王仿佛露出微笑，双眼眯成一条缝，变成两个小月牙，他捋着自己花白的长须，不停地向众人点头招手。队伍缓缓穿过村庄，留下一阵黄尘。村民们抬起头时，不禁都眯起眼，把手挡在额头前。今天的太阳极其刺眼。

不久后，队伍在一片树林外停下了。一大群太监和老丈从树林里走出，向大王跪拜。那群老丈有的穿锦绣衣，有的穿绸缎衣，有的穿粗布衣，有的穿麻布衣，众人跪在一起宛如一片混着枯草的花丛，生机勃勃又死气沉沉。大王在近侍的搀扶下缓缓走下宝辇，他摆了摆手，请众人起身，带着众人进了树林。树林深处已摆好了坐席：一张雕着龙纹的红木长桌横放在一颗粗树下，长桌后放着一把交椅；两排梨木矮桌竖放在长桌两旁，每张矮桌后都放着坐垫。

大王坐上交椅后，摊开双手，请老丈们就坐。穿锦绣衣的老丈们是大臣，靠近大王就坐。其余老丈序齿就坐。大王扫了一眼两旁，发现有两个座位空着，就指着空位询问情况。太监连忙道：“禀大王，两位钱公还未到，想是在路上耽搁了。”大王眉头一皱，“两位钱公素来守时，至今未到，大概是身体欠安吧。”他叫来一个骑兵，吩咐骑兵速去钱府查看情况。骑兵走后，他立刻吩咐太监们开宴。

太监们端上美酒和果蔬，又抬来二十只烤羊，切下羊肉分给众人。穿粗布衣和麻布衣的老丈们得到羊肉后，个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有几个老丈还不慎噎住了，连忙饮酒往下咽。穿锦绣衣和绸缎衣的老丈们投去鄙夷的目光，仿佛在看山里的野人。大王吃了几片羊肉后，端起酒杯，敬了众人一杯酒。

“近来北方大旱，五谷不兴，今秋恐有饥馁之患。孤今日设宴，欲向诸位问政，以度灾年，不知诸位可有见教？”

“大王洪福齐天，厚德贤明，”穿锦绣衣的老丈们拱手道，“此等小灾小难，定能轻易消解，大王不……”

“孤深知忠言逆耳之理，”大王一摆手，“诸位不必恭维，直言便是，孤绝不怪罪。”

众人顿时面面相觑，不敢开口。

大王看向穿麻布衣的老丈们，“诸位老丈可有良策？不必畏怯，直言便是。”

穿麻布衣的老丈们相互对视几眼，拱手道：“大王，农人家中尚有存粮，闲时挖野菜，采野果，猎野兽，存之以备荒，便能度过灾年。只是今秋田赋，难以应付。若大王能减赋，或免今年之赋，则旱灾不足惧也！”

“诸位有所不知。”大王皱眉道，“南有蛮族，时常犯境，孤需以重兵驻守关隘，以拒蛮族。北有戎狄，放牧边陲，孤亦需以重兵防备其作乱。东有蛟龙，于江河之中兴风作浪，孤需命工匠造巨船、巨网和千斤巨弩，以猎蛟龙。西有狮妖，吞食羊鹿，孤需命士兵建高墙阻之。倘或减赋，何以养兵，何以保国安民？”

“臣等不懂国家大事，”穿麻布衣的老丈们慌忙跪拜，“望大王恕罪！望大王恕罪！”

“不知者不罪，快快请坐。”

穿麻布衣的老丈们连忙叩首谢恩，重新坐下了。

“适才尔等说：‘挖野菜，采野果，猎野兽，存之以备荒。’孤以为此法甚妙。尔等回去后，通知乡人，多挖野菜，多采野果，多猎野兽，备足一年之需。孤还曾听闻水草、嫩草、树叶、树皮皆可充饥，教乡人们多多存之，以防野菜、野果和兽肉不足。”

众人唯唯诺诺地拱手称是。

“孤之对策还不足以应付灾年，”大王看向穿粗布衣的老丈们，“敢问尔等可还有良策？”

穿粗布衣的老丈们顿时紧张不已，拱手道：“臣等无赖，不曾耕种，平日以做工为生，毫无良策。”

“尔等做甚工啊？”

穿粗布衣的老丈们有的说在家织布，有的说伐木卖柴，有的说给人酿酒，有的说做杂工，有的说做木工，有的说做瓦工。

“嗯……酿酒亦需粮食，如今灾年将至，不宜酿酒。”大王转头对穿锦绣衣的老丈们道，“明日颁令，全国禁酒。”

穿锦绣衣的老丈们拱手称是。

“大王，”穿绸缎衣的老丈们急忙拱手道，“酒市繁盛，利大税高，若贸然禁酒，恐国财锐减。”他们相互对视一眼，“臣等有一良策，可度灾年，只恐大王不允。”

“但说无妨。”

“北方戎狄虽有作乱之心，却因畏惧天威而不敢作乱。其不会耕种，以畜牧为生，若大王肯遣商队与其交易，买入大量牛羊，畜牧于南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大王一拍桌子，喝道，“国家与戎狄势如水火！岂可向其屈服，骨气何在？”

“臣等昏昧，一时胡言乱语，”穿绸缎衣的老丈们慌忙跪拜，“望大王恕罪！望大王恕罪！”

穿粗布衣和麻布衣的老丈们个个咬牙切齿地瞪着他们，认定他们就是卖国贼，恨不得立刻杀死他们，吃他们的肉，喝他们的血。

“念尔等初犯，孤暂不责罚。”大王摆了摆手，“以后休生此念，坐下吧。”

穿绸缎衣的老丈们连忙叩首谢恩，重新坐下了。

“尔等一生经商，家资丰厚，积粮甚多。”大王皱眉道，“待到饥荒之时，命尔等扶危济困，不得推脱。”

穿绸缎衣的老丈们唯唯诺诺地拱手称是。

大王笑着捋了捋胡须，“如此一来，旱灾不足为患！”他对太监们摆了摆手，吩咐奏乐，献上歌舞。

太监们立刻叫来了乐工、歌姬和舞姬。乐工们合奏琴瑟笙箫；舞姬们随着乐声翩翩起舞；歌姬们轻启朱唇，缓开皓齿，柔声唱道：

四海清平国祚昌，风调雨顺无饥肠。

霜华寂静无贼盗，丽日喧嚣开市忙。

笑语频频童稚戏，吟赋朗朗儒士彰。

百业俱兴万家乐，治国有道贤君王。

悍勇武士蛮族惧，嫖姚铁骑戎狄慌。

山中猛兽皆温顺，森林时常飞凤凰。

紫气霭霭笼国境，苍龙腾跃护国疆。

……

正当众人陶醉在曼妙的歌舞之中时，一个骑兵忽然神色凝重地跑来，跪到大王身旁。

“禀大王，两位钱公昨夜遇刺身亡，不能前来赴宴。”

众人顿时面面相觑，震惊不已。

三

骄阳似火，烤得青石板路滚烫。汗流浃背的人们匆忙收起货摊，躲进屋里，紧闭门窗。街道骤然一片寂静。须臾，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。手持长戟的骑兵们护送着王驾穿过几条街道，停在了钱府门前。穿着孝服的门子看到王驾后，慌忙跪拜。

“速去通传你家主人，大王前来吊唁。”近侍说着快步走到宝辇旁，安放阶梯，扶大王下宝辇。

门子应声“是”，立刻起身，飞也似跑进院里，穿过游廊，到灵堂门前叫道：“主公，大王来了！刚到大门外。”灵堂里的人们正跪在棺材前，呜呜咽咽地烧着纸钱。听到门子的话后，众人连忙擦干眼泪，快步走出灵堂。大王带着近侍已进了院，正向灵堂走来。众人慌忙跑过去，跪到大王面前。

“臣等不知大王前来，未能迎接，望大王恕罪。”

“尔等皆无罪，快快平身。”大王扶起两位钱公的儿子，叹了口气，“两位钱公乃孤之股肱，如今遇刺身亡，孤只觉心如刀绞也！”说着眼眶泛了红。

两位钱公的儿子顿时落了泪。

“大王，家父与叔父皆死于恶贼之手。”钱大公的儿子擦了擦眼泪，“臣等虽已报官，但恐县令不能明察秋毫，捕获凶徒，求大王做主啊！”

“此事放心，孤必为尔等做主。”大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先带孤去灵堂，祭奠两位钱公。”

众人带着大王和近侍走进灵堂，来到两位钱公的棺材前。两位钱公的儿子各自点燃三炷香，献给大王。大王依次持香祭拜两位钱公，把香插进香炉。他取下腰间的玉佩，交给钱大公的儿子。

“孤来的匆忙，不曾带帛金，这块宝玉乃孤随身之物，你要收好。服满之后，孤会为你安排职位。”

钱大公的儿子连忙施礼谢恩，收下玉佩。

大王又从怀里拿出一块玉貔貅，交给钱二公的儿子。

“这玉貔貅乃孤平时把玩之物，你要好生保管。服满之后，孤也会为你安排职位。”

钱二公的儿子连忙施礼谢恩，收下玉貔貅。

“两位钱公死于恶贼之手，此贼孤誓杀之。”大王环视众人，“尔等有谁见过恶贼的相貌？”

“大王，事发深夜，臣等皆已入睡，没能见到恶贼。”钱二公的儿子拱手道，“但家奴蒋方曾与恶贼交手，知其身型。”

“蒋方何在？”

“小人在此。”一个彪形大汉急忙从人群里挤出，跪到大王面前。

“蒋方，那恶贼是何相貌身型，有何特征，速速说来。”

“那恶贼高高瘦瘦，蒙着面，小人虽未能看到他全貌，但他眼睛很大。他左手使刀，应是个左撇子，他右肩还被小人用棍子打伤了。”

大王眉头一皱，“既然你能打伤他，何以不能擒住他？”

“小人被他用飞刀划伤了。”蒋方面露惭愧，“那飞刀上有毒，小人一时不能使出力气，便让他跑了。”

“又高又瘦，大眼睛，左撇子，右肩被棍子打伤。”大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“嗯，孤即刻回去下令，搜查全城，务必捉住此贼！”

四

在月光照不进的巨大密室里，一个瘦高男子赤膊着坐在桌旁。桌上的油灯发出微光，照亮他手里的飞刀，映出他右肩上的膏药。他拿起桌上的竹片，蘸上碗里的毒药膏，小心翼翼地涂满刀刃，然后放下飞刀，拿起另一把飞刀。密室深处隐约有一群男子呼卢喝雉的声音，那声音时悲时喜，夹杂着脏话。

“师弟，我该换药了。”旁边忽然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。

瘦高男子随即起身，拿起油灯和伤药，走到那男子身旁。那男子倚在床头，左脚的脚踝上裹着麻布。瘦高男子蹲下，放下油灯，解开他脚踝上的麻布，露出一道很深很深的伤口。伤口正在渗血。

“师弟，你说我还会好吗？”

瘦高男子没有回答，只是专心往那道伤口上涂药。

“师弟放心，”一个脸上有胎记的男子从密室深处走来，“你这小伤，将养一个月便能健步如飞了，不必太过担忧。”他的胎记在额头右边，粉红色的，形状好似一座小岛。

“师兄，你又输光了？”受伤男子问。

“没有，不想赌了，他们太吵。”胎记男子一屁股坐到他身旁，“哎，等你好了，我们便瞒着守卫，去春风楼里快活一番，如何？”

受伤男子露出坏笑，“我也有此心，可如今身无分文啊。”

“无妨，咱这小师弟有啊！”胎记男子看向瘦高男子，“师弟，你之前偷的那几块玉佩还在吗？”

瘦高男子点了点头，“在。”

“这几日我有急用，可否借我两块？”

“在我褥子底下，你若要用，自取便是。”

“啊也！还是我这小师弟爽利。”胎记男子笑了笑，“不像那帮东西，连点儿赌资都不肯借。”

瘦高男子给受伤男子涂完药，重新用麻布裹住伤口。他拿起油灯，坐回原位，继续给飞刀涂毒。

不多时，大门忽然打开，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伴随月光走了进来。他身穿黑色锦衣，腰佩宝剑，手持一根马鞭。密室里的三人连忙起身，拱手叫了声“师父”。中年男子扫了一眼周围，对瘦高男子道：“把衣服穿上。”又对胎记男子道：“你去里间，叫他们都过来站好。”瘦高男子连忙到床边拿起黑衣，穿在身上。胎记男子立刻跑进密室深处，叫来四十多个穿着黑衣的男子。众人面对大门，按照辈分排成五排，整齐站好。受伤男子单腿站不稳，就低声让身后的瘦高男子扶住他。瘦高男子随即伸直双手，扶着他的肩膀。气氛骤然宁静，众人注视着门口，只剩下呼吸和心跳声。

多时，门口出现一个丰腴的身影。众人同时跪拜，齐声高呼：“大王万岁。”大王笑吟吟地迈步进门，他身穿黑色龙袍，腰佩宝剑，系在剑首上的深红剑穗好似一团凝固的血，他每走一步，那团血就会缓缓流动。他身后跟着两个近侍，其中一个端着装满金锭的托盘，另一个双手拿着一卷白帛。

“平身。”

“谢大王！”众人起身，注视着大王。

“尔等助孤扫除叛逆，劳苦功高，孤此番特来论功行赏。”大王说完看了一眼近侍。

近侍展开白帛，高声念道：“姬正，前来受赏。”瘦高男子连忙跑来，跪到大王面前。近侍念道：“尔扫除罪臣，肃清朝中邪气，此乃乙等功劳，赏黄金一锭。”大王从托盘上拿起一锭黄金，赏给姬正。姬正连忙叩首谢恩。

“姬正，”大王笑着扶起他，“听闻你肩膀受伤了，可有大碍？”

“谢大王挂心，并无大碍。”

“好，以后凡事要小心，退下吧。”

姬正深鞠一躬，快步退回原位。

近侍高声念道：“姬勇、姬顺、姬平、韩成、赵玉、刘逢，前来受赏。”五个男子连忙扶着受伤男子跑来，跪到大王面前。大王瞥了一眼受伤男子的脚踝，不禁眉头一皱。近侍念道：“近日草寇崛起，于城西勾结乡民，犯上作乱。尔等殄灭草寇头领，平息乱事，此乃甲等功劳，每人赏黄金两锭。”大王一一行赏后，走到受伤男子面前。

“姬顺，”他扶起受伤男子，“你这脚踝怎地受伤了，可有大碍？”

姬顺顿时红了眼眶，泪水在眼里打转。“大王！”他哭了，“草寇……砍断了臣的脚筋，臣以后……恐不能为大王效力了！”

“无妨，无妨，”大王连忙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你好生将养，切莫悲伤。倘或日后果然行动不便，孤便命人接你去养身苑生活。”

姬顺擦了擦眼泪，拱手道：“谢大王。”

大王摆了摆手，吩咐受赏的六人退下。那六人深鞠一躬，扶着姬顺快步退回原位。

近侍高声念道：“姬胜，姬广，姬文，前来受赏。”胎记男子和两个男子连忙跑来，跪到大王面前。近侍念道：“尔等剿灭乱党余孽，消除后患，此乃甲等功劳，每人赏黄金两锭。”大王一一行赏后，吩咐受赏的三人退下。

“大王，”胎记男子忽然拱手道，“恕臣冒昧，臣有一事想求教大王。”

站在旁边的中年男子眉头一皱，喝道：“混账，岂可冒然……”

“无妨。”大王一摆手，打断中年男子。他笑着走到胎记男子面前，“姬胜，有何想问？但说无妨。”

姬胜拱手道：“大王，臣曾听闻二十多年前，大夫彭靖一家枉死，敢问……”

大王的笑容瞬间消失，“此事你从何听闻的？”

“从乱党余孽口中。”

“休受乱党蛊惑！”大王皱眉道，“彭大夫一家遭乱党刺杀，如今你剿灭乱党余孽，正是为彭大夫一家报仇了。”他摆了摆手，“若无其他事，便退下吧。”

受赏的三人深鞠一躬，快步退回原位。

近侍高声念道：“冯安，前来受赏。”一个年轻男子连忙跑来，跪到大王面前。近侍念道：“尔已立下九次功劳，孤赐尔姓姬，赏黄金三锭。”说完收起白帛。大王拿起三锭黄金，赏给姬安。姬安喜不自胜，连连叩首谢恩。

“姬安，”大王扶起他，“你青春多少啊？”

姬安拱手道：“臣今年十六。”

“嗯，年少有为！”大王笑着点了点头，“日后可要好生为孤分忧啊，退下吧。”

姬安深鞠一躬，快步退回原位。

“这几日无事，尔等好生休息。”大王的目光从左向右，在众人身上缓缓移动，“孤已命人搬来酒肴，尔等不必拘束，可以开怀畅饮。”

众人顿时欣喜不已，一齐施礼谢恩。

“秦统帅，”大王看向中年男子，“孤有话要对你说，随孤到后苑走走。”

秦统帅拱手应声“是”，跟着大王和两个近侍走了。随后，一大群太监抬着沉甸甸的酒坛，端着羊肉和果蔬，走了进来。男子们连忙从密室深处搬来桌凳，拿来碗筷，摆放好后，再多点燃几盏油灯，照得周围亮堂堂的。太监们把菜肴端上桌，把酒坛放到地上，转身走了。

众人打开酒坛，浓烈的酒香瞬间扑鼻而来，酒还没喝，心先醉了，不禁连连称赞：“好酒！好酒！”有人忽然起身，一脚踩在凳子上，高声笑道：“此酒香沁入肺腑，把我的诗兴勾起来了。我要吟诗，给诸位师兄弟助兴！”众人纷纷笑着看向他，“你那臭嘴，能吟出什么好诗？”“我们听不懂诗，快闭嘴喝酒吧！”他摆着手笑道：“清净清净！我已想好了，你们听好。”说完摇头晃脑地吟道：

寒芒一闪斩贼首，精忠报国解王愁。

一口羊肉一口酒，人生此乐实难求。

众人一阵哄笑，“什么烂诗，快喝酒吧！”随即说说笑笑地往碗里倒满酒。羊肉是凉的，酒是暖的，放进嘴里是香的，吃进肚里舒舒服服的。

一个男子吃着吃着，忽然眉头一皱，往桌上吐出一颗牙齿。同桌的人们顿时哈哈直笑，问他：“你这怎的还把自己的牙给咬掉了？”那男子连忙用舌头上下舔了一遍自己的牙齿，一颗都不缺。他低头看着自己吐出的牙齿，那是颗门牙，黄油油的，牙釉质磨损得极其严重。

“这不是我的牙！”他拿起那颗门牙，展示给同桌的人们，“你们看，像是老人的牙。”

“这定是哪个厨子偷吃，不慎把牙掉锅里了。”同桌的人们笑道，“快扔了吧。”

正当众人尽情吃喝时，大门忽然打开。月光率先进来，铺在地上，化作一块银白的地毯。一个近侍带着四个抬着轿子的军健，踩着地毯，缓缓走来。

“姬顺，”近侍叫道，“我奉大王口谕，特来接你去养身苑。”

姬顺顿时喜得愣住了，以为自己在做梦。众人既羡慕又嫉妒，七嘴八舌地道：“师弟，你去享受荣华富贵，可万万不能忘了我们这帮师兄弟啊！”“到了养身苑后，记得代我向那里师兄弟问安。”“师兄，你若在那里有了孩子，可定要叫我过去看看，我要做他义父。”

姬胜起身小跑到近侍面前，笑着拱了拱手，“大人，一直听闻养身苑在王宫之中，但王宫的庭院众多，不知它在哪个庭院里啊？”

近侍眉头一皱，“王宫之内的情况，我等不可轻易说与外人。”

姬胜连忙缠袋里掏出一小块金子，塞进他手里，“大人，你看——这回？”

近侍笑了笑，附耳低言道：“它在王宫后庭，与大王的寝宫相邻。但外人不能随意进入，否则便是死罪。”

“哦——”姬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“不瞒大人，我还真想去那里看看，不知大人可有方法？”

“你若想看啊，等下次大王再来，你求大王。倘或大王高兴，没准能命侍卫带你去看看。”

姬胜拱了拱手，“多谢大人指教。”

近侍转头看向姬顺，“姬顺，怎的还坐在那儿啊？”他指了指轿子，“快上轿啊！”

“啊！”姬顺笑着拱了拱手，“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！”他把手撑在凳子上，想要起身。两旁的姬正和姬安连忙起身，扶起他，扶着他上了轿子。

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军健们抬起轿子，跟着近侍缓缓走出大门。大门迅速关闭，把月光挡在外面。众人不笑了，沉默了，心里似乎少了什么。

五

半夜，密室里伸手不见五指，鼾声此起彼伏。一盏油灯忽然燃起，发出微光，照亮两个人的面孔——姬胜和姬广。他们拿着油灯，走到姬正的床边，伸手推醒熟睡的姬正。

“师弟，”姬胜低声道，“玉佩，借我两块玉佩。”

姬正睡眼朦胧，糊里糊涂地掀开褥子，露出藏在褥子底下的三块玉佩、两枚玉扳指和两只玉镯。姬胜一把拿走那三块玉佩，揣进怀里。

“日后还你。”

“嗯。”姬正倒头就睡。

姬胜和姬广放下油灯，一口吹灭，他们悄悄走到门口，慢慢打开一条门缝，钻了出去。

次日早上，姬正下床时，铛的一声，一脚踢翻了地上的油灯，他立刻想起了昨晚的事，不禁歪起脑袋，眉头一皱。他们明明有大王赏的黄金，为何还要向我借玉佩？真奇怪。他想不明白，也不再去想。四周暗无天日，他俯身摸了摸地上，捡起油灯，放到桌上，点燃它，周围有了一丝光亮。他拿起油壶，往灯碗里倒满灯油，灯火更亮了。

砰的一声，大门忽然打开，猛烈的阳光袭来，众人不禁都眯起了眼。

“都起来！”秦统帅怒气冲冲地走进来，“过来站好！”

众人连忙起身，穿上衣服，按照辈分排成五排，整齐站好。

秦统帅扫视着众人，喝问：“你们有谁知道姬胜和姬广去了何处？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没人回答。

“那两个畜生昨夜潜入王宫，打晕宫女、太监，还险些害死王妃。”秦统帅怒喝，“你们若敢隐瞒其行踪，便是死罪！”

众人顿时心里一惊，生怕被姬胜和姬广连累。

“好啊！都不知道，你们是傻子吗？”秦统帅咬牙切齿地道，“都带上兵刃，出去给我找！谁能取下那两个畜生的首级，我赏黄金十锭！”

众人站在原地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还愣着做甚？快出去找啊！”

众人连忙跑到各自的床边，带上兵刃，鱼贯而出。姬正跑到外面后，把手挡在额头前，眯着眼看了看太阳。他很久没在太阳下行动了，上次是六年前还是七年前？他记不清了。

六

在城里找遍大街小巷后，姬正蹲下捡起路边的小木棍，他手指用力一扭，小木棍随即在地上旋转，渐渐停下，细的那头指向东南。他考虑了片刻，决定从南门出城，先往南走，再往东走。

城南是大片的谷田，绿油油的，一望无际。大路穿过谷田，直抵远处的营寨。姬正走到路旁的土坡上，踮起脚望向四周。军队拦住大路，四周一目了然，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。他返回城里，又从东门出了城。城东是一片地势起伏的荒地，大路弯弯曲曲，直抵远处的村庄。村庄后面是两座碧绿的大山。

天气炎热，姬正走进村庄时，汗水已浸透了衣服。前面有一间破旧的草棚，一个老丈坐在里面扇着葵扇，旁边的土墙上写着一个大大的“茶”字。姬正到草棚里借水洗了把脸，要了碗凉茶，付完钱后，他就坐在破旧的木桌旁喝着茶，望着远处的大山。

不远处，一个肥壮的身影越走越近，那是钱府的家奴——蒋方。他身穿麻布衫，手持长棍，举手投足间好像一头棕熊。他来到草棚前，打量着姬正和姬正腰间的刀。

“客官，”老丈看着他，“天气热啊！小心中暑，进来凉快凉快，喝碗凉茶。”

蒋方走进草棚，要了碗凉茶，他放下长棍，坐到姬正对面，盯着姬正端着碗的左手。姬正立刻察觉到了，改用右手端碗。老丈端着一碗凉茶走到蒋方身旁，笑道：“客官，两铢钱。”蒋方摸出钱，递给老丈，接过茶碗，喝了口茶。他放下茶碗，扯开上衣，露出黑乎乎的胸毛和圆鼓鼓的肚皮。

“啊也，真热啊！”他用衣襟扇着风，看着姬正，“足下的衣服都湿透了，何不索性脱下来，晒干了再穿？身上也能凉快凉快。”

姬正笑而不语。

蒋方忽然身体前倾，伸手抓向姬正的右肩。姬正一侧身，避开了他的手。

“足下何故抓我？”姬正说着放下茶碗。

“呃……”蒋方笑着收回了手，“有苍蝇，刚才就落在你肩头。”

姬正冷笑一声，起身走了。蒋方连忙咕咚咕咚两大口喝光茶，拿起长棍，跟了出去。姬正走出村庄，脚步越来越快。蒋方的脚步也跟着越来越快。走了很长一段路后，前面出现一片密林。姬正大步跑到密林前，回头叫道：“我儿追我！”说完钻进密林。蒋方犹豫了一下，大喊：“我追我儿！”说着冲进密林。

密林里地势起伏，草木极其茂盛，树叶遮蔽日光。蒋方听着踩踏草木的声音，辨别出姬正的方向。他紧盯着姬正的身影，大步狂奔，跑了十几步后，他拿着长棍的那只手忽然感觉一紧，好像有人拽住了长棍，回头一看，长棍的两头卡在了两棵树的树枝和树干之间。他连忙调整长棍，顺着自己的身体，使棍头一头朝前一头朝。他继续追赶，追着追着，忽然看到姬正的衣摆被旁边的杂草挑起，露出五把飞刀。他顿时浑身冒火，肌肉鼓起，拳头握得咯咯作响。

“畜生休走！还吾主命来！”

姬正心里一惊，回头一看，发现藏在腰后的飞刀露了出来。“蠢奴，休要愚忠！”他大喊，“你主败坏朝纲，理应受戮，我乃替天行道！”

“你这畜生！”蒋方怒喝，“休跑，与我决一死战，敢否？”

姬正哈哈大笑，“我不与蠢驴相斗，你若有本事，先追上我。”说完加快步伐，拼命狂奔。

蒋方怒火中烧，随即也加快步伐，但长棍频频受到草木的阻碍，使他无法跑快。眼看着姬正越跑越远，渐渐消失在草木之中，彻底不见了踪迹，他怒不可遏，大骂着，抡起长棍，猛打周围的草木。忽然，咔嚓一声，长棍打中树干，断成两截。

七

#姬正视角从此变成我的视角

将近黄昏，密林里幽暗阴冷。几道阳光透过枝叶之间的缝隙钻了进来，照亮被践踏的杂草，映出杂草上的血迹。

姬正循着血迹走了不远，找到了姬安。姬安躺在地上，半睁着眼，没有气息，他身上有几处刀伤，一把飞刀深深地插进他的腹部，流出许多血。姬正用手合上姬安的双眼，叹了口气，“生为荣光，死作尘土。我亦如同，生死注定。”他摸了摸姬安的身上，掏出钱袋，刚想把钱袋揣进自己的腰包，心里却忽然涌起一股悲凉。他把钱袋放了回去，拍了拍姬安的肩膀，“师弟，我走了，望拿了钱的人能好生安葬你。”他循着杂草被践踏的痕迹往前走，走了一段路后，看到一把飞刀插在树上，又走了一段路后，看到姬勇躺在地上。姬勇大睁着眼，一把飞刀深深地插进他的喉咙，没有流出许多血。姬正用手合上他的双眼，叹了口气，起身继续往前走。

眼前的杂草沾着血迹，血迹从褐色到暗红再到深红，越来越鲜艳，最后竟还有温度。姬正从腰后拔出飞刀，放慢脚步，环顾四周，想要找到鲜血的主人。

“师弟，你是来杀我的吗？”

这声音突如其来，姬正顿时吓了一跳，慌忙扫视四周，却根本看不到人。

“我在你头上。”

姬正一抬头，发现姬胜和姬广分别坐在两棵大树的树干上。姬广的手臂和大腿受了伤，伤口正在渗血。

“师弟，”姬胜右手紧握着飞刀，“你是来杀我的吗？”

“没，”姬正额头冒出冷汗，“呃……不是。”

“不想杀我，为何要拔刀？”

“呃……我怕这里有狼，拔刀防身。”

“狼在何处，我怎的没看到？”

“呃……防患于未然。”

姬胜冷笑一声，“你一说谎就会这样，语无伦次。”

姬正沉默了片刻，把飞刀插回腰后的皮套。“我杀不了你。”他垂下双手，心里忽然有些坦然，“你们为何要潜入王宫，冒犯王妃？”

“我们不想冒犯王妃，只想问她养身苑在何处，岂料王宫里从来没有养身苑。”

“养身苑没在王宫，那在何处？”

“养身苑，便是乱葬坑。”姬胜冷哼一声，“你我一旦残废，不能为大王效力，便只有一死。”

姬正震惊，不敢相信。他犹豫了片刻，皱眉道：“你我报效大王，为国为民，虽死犹荣。倘或此身无用，不如一死，也免得拖累旁人。”

“你我虽是报效大王，却非为国为民，而是为大王一己私欲！”姬胜气愤，不禁提高了嗓音，“所谓乱党余孽，不过一群住在荒郊的老弱！他们无力供赋，却要吃饭，还时常去城中乞讨。如今北方大旱，粮食不足，杀之可省粮食。所谓草寇勾结乡民，不过一帮饥民抢夺粮仓！若非赋重，他们家中岂会毫无余粮？大王锦衣玉食，肆意享乐，而百姓却忍饥受饿，一粟难求，此是何道理？”他神色凛然，浑身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气，使周围的草木尽皆拜服。“你我之前所为，堪比屠刀，如同禽兽！”

“呃……呃……城南，”姬正抬手指向左前方，“城南全是谷田，怎能说一粟难求？到秋……”

“那是军田，百姓动不得。”

“你怎知是军田？”

“营寨便扎在地头，你看不到？”

姬正沉默了。片刻后，他握紧拳头，气冲冲地大叫：“大王对你我有养育之恩，若非大王，你我早已饿死！若忘恩负义，狗彘不若！”

“大王害死你我父母，养育你我，只因你我对他有用！”

“你放屁！我父母不曾犯法，大王为何要杀我父母？”

“你可知你父母是谁？”

“我是孤儿！”

“我父乃彭大夫之弟，你父乃彭大夫之门客。彭大夫因犯言直谏，触怒大王，一家遭大王的刺客杀害。你我父母皆牵连其中，不幸身亡。”

“你怎知此事？”

姬胜指着自己脸上的胎记，“只因这块胎记，使得幸存之人认得我！那人原是我家家奴，也是大王口中的乱党余孽。你、我、姬广、姬顺、姬平皆是同日寄养在密室的，也是同日拜秦统帅为师的，我们的父母皆为大王所害！”

姬正涨红了脸，“你怎知那人没在说谎？他必是为了保命，说谎骗你！”

“你若不信，便由你。”姬胜冷哼一声，“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快走！”

姬正瞪了他一眼，转身就走。

“师弟且慢！”姬广忽然道，“你身上有伤药吗？”

姬正从怀里掏出一瓶伤药，走到大树下，踮起脚递给了他。

“多谢！”姬广笑着拱了拱手，“保重！”

姬正拱了拱手，转身迈着大步，甩着袖子，沿着原路往回走。走了三十多米，远离了姬胜和姬广，他停下脚步，看了看阳光，辨别出方向后，就拔出刀，一边砍断挡路的杂草和树枝，一边往西走。将要走出密林时，他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仔细一看，一个黑色身影骑着枣红马正从远处飞奔而来。黑色身影越来越近，他腰间的宝剑在夕阳下闪着红光，散发着杀气。那是大王赐给秦统帅的宝剑。姬正心里一惊，师父竟然来了！他急忙跑进茂密的杂草丛中，趴了下去。

秦统帅在密林外下了马，牵着马进了密林。姬正忽然有些担心姬胜和姬广，不希望他们死，随即心里又开始自责，自己为何会有大逆不道的想法？他们不死，难道要师父死？他一动不动，静静等待着结果。时间真慢，每一刻都好像一年那么长。

夕阳落下，明月升起，杂草被践踏的声音忽然传来。密林里一切都是黑的，只听到声音越来越响，又越来越弱。月光下，人牵着马走出了密林，马背上绑着两个血淋淋的东西——姬胜和姬广的头颅。

八

姬正回到密室，回到那暗无天日且密不通风的地方。他注视着桌上的油灯，它在燃烧，他眼里的火也在燃烧。当灯油将要烧尽时，他立刻拿起油壶，把灯碗倒满，他决不会让火熄灭。

大门缓缓打开，秦统帅挡着阳光走了进来。姬正起身，拱手叫了声“师父”。秦统帅扫了一眼周围，空荡荡的，只有姬正一人。密室深处隐约传来呼卢喝雉的声音，其他人正在里间赌博。秦统帅从怀里拿出一瓶伤药，走到姬正面前。

“你的伤药，”他递出伤药，双眼散发出刺骨的寒气，“收好。”

姬正不禁打了个寒颤，“师父，这不是我的伤药。”

“这里有人好顺手牵羊，你怕被偷，便在自己的东西上都刻了‘正’字，对吗？”

姬正额头冒出冷汗，“呃……不……呃……”

秦统帅倒转药瓶，使瓶底朝上，瓶底中央刻了一个“正”字。

姬正低下头，沉默了。

“他们犯下死罪，又杀死姬勇和姬安，你为何要救他们？”

“我没救他们。”

“那这伤药是怎的回事？”

“我杀不了他们，若不把伤药给他们，他们便会杀了我。”

“你试过了？”

“我肩膀有伤，手臂难以用力。”

秦统帅抬起手，用尽全力，拍在姬正的右肩上。姬正顿时疼得额头冒汗，青筋暴起。秦统帅把伤药扔到桌上，转身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姬正，砰的一声，摔门而去。

大门关闭的瞬间，姬正心里有股预感，今晚将有事发生。他到厨房里吃饱饭，回来脱下衣服，吹灭油灯，躺到床上美美地睡了一觉。醒来后，他仔仔细细地洗了脸，换上一身黑色的新衣，把细软揣进缠袋，把飞刀藏在腰后，佩上刀，安静地坐在床边。周围一片漆黑，他融入漆黑之中，仿佛不存在一样。

不多时，大门忽然打开，近侍挡着月光走了进来。

“姬正，我奉大王口谕，特来带你去养身苑。”

“多谢大人！”姬正拱了拱手，起身走了过去。

“怎的还带着刀啊？”近侍看着他腰间的刀，“把刀留下吧，养身苑是享福的地方，刀用不上。”

“不瞒大人，这把刀是我师父给我的，陪伴我至今，救过我许多次。我想带着它，等到我老死之后，与它葬在一起。”

近侍轻蔑一笑，“行啊，那就带着吧。”他带着姬正出了门，门外站着四个打着火把的士兵。姬正看了一眼士兵们腰间的刀，微微一笑。

近侍带路，士兵们分成两排随行，把姬正夹在中间。他们穿过小巷，沿着大街径直往北走。姬正扫了一眼街边的房屋，忽然停下。

“王宫在那边，”他指着东南方，“为何要往北走？”

“养身苑已搬到城北了，”近侍回头道，“我们得先出城，再往北走一段路，才能到养身苑。”

“何时搬到城北的？”

“前日。”

他们继续往前走，来到北门口。近侍出示了符节，守卫打开了城门。出城后，沿着大路走了一段路，他们转入小路，径直往西北走。姬正哼着小调，散漫地扫视着周围。周围杂草丛生，荒无人烟。他放慢脚步，左手缓缓移到肚子前，挠着肚皮。忽然，他握住刀柄，一拔刀，剖开右边一个士兵的胸膛。其他士兵吓了一跳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姬正向左横刀一斩，斩断左边一个士兵的喉咙。鲜血瞬间喷涌而出，形成血雾，溅了他一脸。剩下那两个士兵急忙拔刀，姬正反手向上一削，削掉其中一个士兵的半张脸。最后那个士兵刚拔出刀，姬正顺势向下一劈，直接劈开他的头颅。近侍大惊失色，颤抖着身躯，慌忙逃跑。姬正大步赶上，一把抓住他的后衣领，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。

“走！带我去养身苑。”他的双眼射出绿光，脸上的血渍缓缓流下，流进嘴里，染红尖牙，仿佛吃人的恶鬼。

“没……没有养身苑。”近侍带着哭腔，“壮……壮士饶命，饶命啊！”

“那你要带我去何处？”

“前面的乱葬坑。”

“说实话！大王为何要杀两位钱公？”

“两位钱公犯言直谏，大王怀恨已久，所以杀之。”

“嗯，多谢相告。”

姬正一把推倒近侍，一挥刀，鲜血污染了草地。他甩了甩刀上的血，收刀入鞘，搜出尸体上的财物，揣进怀里，大步往前走。

空气中渐渐弥漫着一股腐肉的恶臭，恶臭越来越浓。路旁的杂草有半人多高，没有风，它们却在轻轻摇动。草叶相互摩擦，发出嘶嘶簌簌的声音，仿佛在低语，又像在抽泣。姬正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停下脚步，拨开了草丛。草丛后躲着一个大坑，惨白的骸骨堆叠在坑里，在月光下散发出幽幽白光。一具腐烂的尸体躺在骸骨上，尸体的脚踝上裹着麻布。

姬正蹲下，凝视着尸体，仿佛在凝视自己的未来。“嘶嘶簌簌……嘶嘶簌簌……”杂草不停地在他耳边低语。他笑了，彻底醒悟了。

九

走了很久，姬正来到一个村庄。村里只有十几户人家，全都住着破旧的茅屋。他走到一间茅屋前，敲了门。片刻后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丈开了门。

“老丈，”姬正拱了拱手， “在下又饥又渴，可否借一顿饭食，饭金随后拜纳。”

“客官，”老丈面露惊慌，颤抖着枯枝似的手，指向他的脸，“你脸上这血是……”

“老丈勿惊，在下路遇强盗，与之相斗，溅上了血。”

“啊——，客官请进。”

老丈颤颤巍巍地让到一旁，姬正进了屋。屋里黑漆漆的，没有点灯，正中央有一口锅架在石堆上，旁边放着一口破缸和一个木桶，还堆着一些柴和杂物。靠窗的地上铺着几块破旧的草席，五个骨瘦如柴的老丈坐在上面看着姬正。姬正向他们施了礼，他们还了礼。

“客官，”老丈们道，“那缸里有米，水井在屋后，我们手脚不便利，你自己去做饭吧。”

姬正道了谢，到屋后打来水，喝了几口，洗了脸。他把米和水倒进锅里，生火煮起了粥。火光无法照亮屋子，周围依旧很暗。他看着火，拿起木勺搅动锅里的粥。老丈们倚着墙，看着他被火映红的脸。

“客官，你连夜赶路，莫非有急事？”

“呃……家母病重，急着回家探望。”

“令堂高寿？”

“嗯……六十有余。”

“令尊健在否？”

“健在。”

“令尊高寿？”

“嗯……将近七十。”

“客官家中可有兄弟姐妹？”

“呃……有两个哥哥。”

“平时你们谁来照顾父母？”

“两个哥哥照顾。”

“客官为何不在家与兄长一起照顾父母啊？”

“呃……呃……在下要去城里做工，挣钱贴补家中使费。”

“哦——，令亲可真是有福啊！”老丈们顿时有些羡慕，“不像我们，无儿无女，只能聚在这里，相互扶持着存活。如今又逢旱年，日子难过啊！”

“这里没有少年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们何以生活？”

“腿脚不好的，在这附近采些野菜、蘑菇、野果，抓点昆虫、老鼠。腿脚好的，去城里乞讨，能讨些米回来。”

姬正搅动的手渐渐放缓，他有些惭愧，自己不该往锅里倒两碗米，一碗就够了。“呃……那你们平时能吃饱吗？”

“本来每日只吃一顿，吃不饱。前几日，有两个少年给了我们四锭黄金和三块玉佩，我们便去城里全都买了米。如今每日吃两顿，能吃饱了。”

姬正搅动的手忽然停下，他哽咽了。

十

姬正带着干粮进入密林，想要安葬死去的师兄弟。他来到尸体所在的位置，发现尸体不见了，只有骨头分散在周围。他仔细观察了周围的痕迹，尸体应该是被野兽吃了。

他往南走了一大段路，找到一条小溪，有了水源，彻底不愁了。他在附近挖了许多深坑，坑底安置木刺，坑顶用细枝、土和杂草覆盖。他知道秦统帅必然已下令要杀他，也知道秦统帅必然能找到这里，因为沿途的人们都见过他。他夜晚睡在树上，白天四处巡逻。两天后，他在巡逻时发现了姬文和姬平。他立刻躲到树后，双手紧握着飞刀。

“你们是来杀我的吗？”

姬文和姬平吓了一跳，慌忙扫视四周，却没能找到姬正。“不是，”他们立刻站住，摊开双手，“我们不想杀你，也不想死。”

“那你们为何来此？”

“我们要去南国，但城南驻军。”姬平道，“我们只能先往这边走，绕过山林后，再往南走。”

“为何要去南国？”

“我们已知实情，留下来只有死。”姬文道，“子曰：‘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。’如今形势不妙，不如早走。师弟，你也随我们一起走吧。”

“我不走，我有事要做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天命！”

“什么天命？”

“你们不必知道。快走吧，天黑就难以下山了。”

“多谢，”姬文和姬平向四周拱了拱手，“保重！”

“保重！”

姬文和姬平径直往东南走，渐渐走远了。姬正收起飞刀，心里一阵难过，难过之后，又是开心，毕竟他们能活下去。

密林里的天总是比外面的天亮的更晚，黑的更早。如今外面是黄昏，而密林里已是黑夜。姬正爬上一棵粗壮的树，坐到树干上，倚着树枝，闭上了眼。他不困，也不想睡觉，但野兽开始狩猎了，他只能避让。密林的夜晚很难熬，躺在树枝上根本不舒服，野兽时常吼叫，气温还有些湿冷。他有些后悔，应该买两条厚被带来。

“嘶嘶簌簌……嘶嘶簌簌……”附近的杂草忽然轻轻摇动。

姬正立刻警觉，扫视四周，却没看到人，也没看到野兽。

“嘶嘶簌簌……嘶嘶簌簌……”没有风，杂草却仍在轻轻摇动，仿佛在指路。

姬正立刻醒悟，跳下来，躲到树后，拔出飞刀。顺着杂草摇动的方向，他看到一个黑色身影——秦统帅。他不能让秦统帅射出飞刀，因为秦统帅的飞刀百发百中；他不能让秦统帅挥出剑，因为大王的剑所向披靡。他等待片刻，在秦统帅转头的瞬间，他的飞刀宛如藏在灌木中的毒蛇，猛然出击。秦统帅忽然侧身，飞刀从他身旁一闪而过。

“姬正，”他拔出飞刀，对姬正微微一笑，“在你跳下来的那一刻，我便已发觉到你了，你逃不掉的。”

“我没想逃，一直这里等你。”姬正瞪着他，“你可知‘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待’？”

秦统帅冷哼一声，“你？”

“以前，我视你如同高山。如今，我视你如同蠢驴！”姬正冷笑一声，“蠢驴，有本事便追上我。”他转身钻进草丛，借助草木的掩护，拼命往山上跑。

“你这畜生，休想活命！”

秦统帅咬牙切齿，大步往前追，刚追出十几步，一把飞刀忽然射来，贴着他的脖子飞过，他顿时惊出一身冷汗。

“蠢驴，敌人若有弓矢、飞刀，不可径直前进。这是你教我的，不记得了？”

秦统帅体内顿时燃起一股猛火，直接从鼻孔喷出。“你这畜生，今我必将你千刀万剐！”他继续大步往前追，每迈一步，身体就会顺势向一侧倾斜，借助旁边的树木掩护。他身姿矫健，步伐逐渐加快，距离姬正越来越近。他睁大那双虎眼死死地盯着姬正，手里的飞刀化为利爪，恨不得立刻扑上去撕碎姬正。

忽然，姬正一个踉跄，摔进了灌木丛里。秦统帅心里大喜，迅速往右跨出一步，抬手刚要射飞刀。灌木丛立刻抖擞了两下，姬正如兔子一般向东蹿出，并射出一把飞刀。秦统帅闪身躲避，再次大步追赶。

“蠢驴，你老了，手脚慢了！”

“你这畜生，背国逆王，必受万剐之刑！”

“国乃百姓之国，却为大王所据，他名为王，实为贼！”

“畜生住口！你死期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秦统帅只觉得左脚一空，踩进了深坑里。坑底的木刺瞬间刺穿鞋底，刺入他的脚掌。疼得他龇牙咧嘴，浑身冒汗。他伸手扶着树干，一边把脚从坑里拔出，一边挪向树后。忽然，一把飞刀如迅电一般射来，深深刺入他的胸口。剧烈的疼痛使他大脑空白，喘不上气。他双手用力抓住树干，不想倒下。呼的一声，一把飞刀带着狂风，席卷沿途的草木，直接贯穿他的喉咙，撕碎他的意志，摧倒他的身躯。在他倒下的那一刻，姬正的心狂跳不止。

姬正喘着粗气走过来，拔出刀，砍下秦统帅的头颅。他朝着姬胜和姬广死去的方向跪下，把头颅摆好。

“师兄！”他的视线渐渐模糊，泪水在眼里翻涌，“我为你们报仇了！”他痛哭流涕。

密林的夜晚从来不平静。野兽舔了舔嘴，贪婪地嗅着空气中的血腥味，迅速向气味的来源靠拢。它们聚在周围，蹲伏着，低吼着，凶恶的眼神发出绿光，注视着姬正和正在滴血的尸体，随时都会扑上来，分食眼前的猎物。

姬正取下秦统帅腰间的宝剑，握住剑柄，铮的一声，拔剑出鞘。剑身发出红光照亮密林，大地骤然震荡，无数个凄厉的哀嚎声从地底传来，萦绕四周。野兽尽皆惊惧，仓皇逃窜。哀嚎声渐渐消失，红光渐渐褪去。姬正凝视着剑身，血红的剑身照见他的双眼，那双眼怒视着他。刹那间，他明白了一切，不禁打了个寒颤，只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凉，仿佛坠入了冰窟。

这把剑——是由无数人的鲜血所铸就的。

十一

天亮了，姬正佩上宝剑，取下秦统帅身上的飞刀，藏在自己的腰后。他蹲在溪边洗了把脸，喝了几口水，起身往密林外走。不多时，他看到了秦统帅的枣红马。它被野兽吃了，地上只剩下一滩混着血的内脏和骨头，缰绳仍拴在树上，它一定死得很绝望。

姬正走出密林，来到他之前来过的村庄。街道上毫无人影，家家户户锁着门。走过两个路口，他看到前面的篱笆院里坐着一个婆婆。那婆婆穿着破烂的麻布衣，皮肤黝黑干枯，没有右脚。他走到篱笆院前，从怀里摸出一小块金子。

“婆婆，可否借一顿饭食？”他伸出拿着金子的手，“这是饭金。”

“我家里只有些粗食，客人若不嫌弃，我这就去拿来。”

“不嫌弃，多谢婆婆。”

婆婆拄着拐，蹒跚地进了屋，端来一大碗盖着咸菜的小米饭。姬正接过碗筷，把金子给了她，开始大口大口地吃饭。婆婆揣起金子，蹒跚地走到井边，从水桶里舀来一瓢水。

“客人，喝口水，这饭干。”

姬正接过瓢，喝了一大口水，把瓢还给她，继续吃饭。

“客人，你怎的没去神坛啊？”

“什么神坛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啊？”婆婆有些惊讶，“神坛便在城北。大王今日要登坛祈雨，所有人都得去那里随大王一起向天祈祷。”

“哦——”姬正点了点头，“那婆婆你为何没去啊？”

“我腿脚不便利，路又远。官兵来时，我便藏起来了，没去。”

姬正沉思了片刻，迅速吃光碗里的饭，把碗筷还给了婆婆。他迈着大步，出了村庄，不走弯弯曲曲的官路，直接在杂草丛生的荒地上闯出一条路，径直往城北走。

穿过荒地，就是城北。一座由木头搭建、将近三米高的神坛挡在大路中间。四个身穿黄色礼服的旗手拿着青旗，站在神坛的四角。大王头戴冕冠，身穿冕服，站在神坛中央面向北方念诵祭文。近侍们和大臣们跪拜在神坛两旁，仿佛两片花圃。百姓们跪拜在四周，与贫瘠的灰土地融为一体。士兵们有的手持长枪，有的腰佩长刀，他们面向神坛，并肩肃立在外围，宛如城墙。

姬正怒视着大王，脚步越走越快，他眼里烧着猛火，体内涌着岩浆，身体这座火山马上就要喷发。

“祸国殃民，杀良害贤。骄奢无道，横征暴敛！”

“据百姓之国，掠百姓之财，豢养虎狼，荼毒百姓！”

他不停地呐喊，声音振聋发聩，使众人不禁都转头看向他。他的每句话都是一根刺，深深刺入近侍们和大臣们的心，而大王只觉得万刺穿心。

“士兵！”大王怒喝，“速去剿灭那贼人！”

军官拱手应声“是”，拔出剑，向姬正一指，喝令：“杀！”旁边的十个士兵立刻挺起长枪，迈着整齐的步伐，并排杀向姬正。姬正连射五把飞刀，射中其中五个士兵的大腿。那五个士兵接连倒地，痛苦呻吟。姬正握住剑柄，铮的一声，拔剑出鞘。剑身闪着红光，狂风骤然卷起。

神坛上旗手们瞬间被狂风吹倒，摔下神坛。大王慌忙俯身，惊恐地望向四周，犹豫了片刻后，他迅速趴下，爬到神坛的边缘，死死地抓住神坛的地板。

其余五个士兵冲到姬正面前，一齐刺出长枪。姬正一挥宝剑，红光一闪，长枪瞬间被齐刷刷斩断。那五个士兵大惊失色，扔下枪杆，掉头逃跑。

“祸国殃民，杀良害贤。骄奢无道，横征暴敛！”姬正怒视着大王，呐喊着，冲向大王。

军官举剑指天，喝令：“列阵——，冲锋！”士兵们立刻挺起长枪，拔出长刀，列阵，杀向姬正。姬正挥动宝剑，杀入阵中。红光在天地之间不停闪动，乌云渐渐聚拢。

“劳百姓之精神，以养自身！征百姓之骨肉，欺压百姓！”姬正怒吼着，声音震天动地，每个字都是一把利剑，贯穿士兵们的胸膛，击溃士兵们的灵魂，毁灭士兵们的斗志。

士兵们抵挡不住，纷纷落荒而逃。

“吹角！”大王慌忙大喊，“速速吹角！”

军官慌忙拿起画角，猛吸一口气，吹响画角：一声长，两声短。在远处巡逻的一队骑兵听到声音后，立刻飞奔过来。军官再次吹响画角：一声短，一声极短，一声短。士兵们迅速退到两旁，让开一条大路。骑兵们随即提起长戟，列阵，策马杀向姬正。

“助纣为虐，忘本背源。残害同族，横征暴敛！”姬正怒吼着，举起宝剑，奋不顾身冲向骑兵们。忽然，剑身一阵颤动，铮铮作响，宛如龙吟。天地骤然变色，仿佛黑夜，一声霹雳化作银龙，撕裂天空，震撼大地。

骑兵们的战马顿时惊骇，不受控制，四散奔逃。军官见势不妙，连忙掉头逃跑。

“祸国殃民，杀良害贤。骄奢无道，横征暴敛！”姬正咆哮着，挺剑指着大王，冲向大王。

跪在地上的百姓们连忙挪动膝盖，闪到两旁，给姬正让开一条路。他们大睁着眼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仿佛在看戏。

大王慌忙跑下神坛，冲向大臣们，“爱卿，速速保驾！速速保驾！”跪在地上的大臣们惊慌失措，全都双手抱头，把额头贴在地上，不敢抬头。跪在旁边的近侍们见状，立刻效法。大王顿时大惊失色，慌忙冲向百姓们，“庶民，速来保驾！速来保驾！”百姓们犹如受惊的鸟群，四散乱飞。大王追着百姓们，“速来保驾！孤赏金封侯，保尔等世代荣华！”话未说完，他一脚绊到石头上，一个踉跄，摔倒在地。姬正穿过人群，冲到他身旁，对准他的脖子，刚要挥剑。忽然，蒋方拿着刀，从旁边的人群里蹿出，如风一般冲到姬正身后，“休伤大王，还吾主命来！”一刀砍下姬正的头颅。

姬正的身躯没有倒下，仍保持着挥剑的姿态。他的头颅滚落到大王面前，眼里的猛火烧着大王的全身，嘴巴一开一合，咆哮声不断响彻云霄。

“祸国殃民，杀良害贤。骄奢无道，横征暴敛！”

“据百姓之国，掠百姓之财，豢养虎狼，荼毒百姓！”

大王吓得魂飞魄散，浑身颤抖。蒋方吓得目瞪口呆，手脚发软，一屁股瘫倒在地。百姓们震惊不已，全都认定是神明显灵，纷纷向姬正跪拜。几条银龙轰然撕裂天空，豆大的雨滴从天空落下，滴在姬正的头顶和身上，嗞嗞几声，雨滴瞬间汽化，升起几缕白气。

“祸国殃民，杀良害贤。骄奢无道，横征暴敛！”

“据百姓之国，掠百姓之财，豢养虎狼，荼毒百姓！”

姬正咆哮着，声音震天撼地，肉体的死亡根本无法摧毁他的意志。

大王颤抖着往远处爬，带着哭腔哀叫：“来人，速速来人！保驾！保驾！”近侍们和大臣们连忙跑来，扶起了他。军官带着四十多个士兵随后跑来，围成一圈人墙，护住了他。

大王紧闭着眼，背对着姬正，指着姬正的头颅，“尔等，速……速去堵住他的嘴！”众人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靠近姬正。蒋方壮着胆子，随手抓起一大把杂草，绕过姬正的身躯，战战兢兢地蹲到姬正面前，把杂草塞进姬正的嘴里。姬正腮帮一鼓，一口吐出杂草，瞪着蒋方咆哮，吓得蒋方一个激灵，连滚带爬跑向远处。

大臣们道：“大王，此人怒气冲天，若割下龙袍，堵塞其口，必能使其瞑目。”大王连忙点头应允，借来士兵的刀，割下龙袍，交给大臣们。大臣们胆战心惊地走到姬正面前，拱了拱手，把龙袍搓成一团，塞进姬正的嘴里。姬正一口吐出龙袍，瞪着大臣们咆哮。大臣们吓得浑身颤抖，慌忙跑到大王身旁，拱手道：“大王，此人怨气太盛，龙袍可消其怒气，却无法消其怨气。”

近侍们道：“大王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若为其报仇，其怨气必消！”大王连连点头赞同，吩咐士兵们速去为姬正报仇。士兵们立刻跑到远处，抓来蒋方，按着蒋方跪到姬正面前。蒋方连连大叫冤枉，称自己保驾有功。士兵们毫不理会，一挥刀，砍下蒋方的头颅。姬正瞪着士兵们，仍然咆哮不止。士兵们吓得魂不附体，慌忙跑到大王身旁，拱手道：“大王，此人戾气太重，报仇可消其怨气，却无法消其戾气。”

军官道：“大王，毁其形，则灭其声，不如直接将其头颅打烂。”大王恍然大悟，立刻吩咐士兵们执行。士兵们惶恐不安地走到姬正面前，一齐挥刀，劈向姬正的头颅。就在刀即将落下的那一刻，姬正笑了。

百姓们不再面无表情，他们眼里烧着猛火，体内涌着岩浆，雨水落在他们身上嗞嗞作响，瞬间汽化。四周暴起白雾，铺天盖地。